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盡驅善類 拷文言陷害諸賢

詞曰：目擊時艱，歎奸惡，真堪淚滴。鎮一味迷天蔽日。漢室曹王，宋家章蔡，只弄得破家亡國。鷹擊狼貪，任仕路，總堪溪刻。縛一網盡籠健翮。蘭鋤當室，陽明幾息，險些子銅駝荆棘。

話說魏忠賢打死了萬朝中，逐去楊副都，心中猶不足意。一日，正與崔呈秀閒坐，只見田爾耕進來道：「舍姪田吉升了兵部，先來見過爹爹，纔敢謝恩到任。」忠賢叫請他進來。田吉素服角帶入見，向上拜了四拜，呈上送禮手本，約有千金之物。復又拜謝道：「昔日劉鴻儒之事，非爹爹提拔，焉有今日？孩兒銘勳至今，雖萬死亦難圖報。」忠賢道：「坐了，拿飯吃。」四人坐下，吃了飯。忠賢道：「前日楊漣的本，聞說是繆昌期代他做的，你們可知道？」田吉道：「繆昌期與孩兒交往，他卻是個纔高有識見的人，怎肯代他做本？」崔呈秀道：「他在院中悻悻自負，與楊漣相好，他在湖廣主試，所作試錄中，歷指古今中貴的弊端。這做本之事未必然，知情或有耳。」忠賢道：「試錄是他進呈的，裡面傷及咱們，也就與劾咱們一般。楊漣的本雖未行，然情理極毒，這定是繆昌期幫他做的。要乘機處咱的是韓爌，怎麼容得他們在朝？就是那趙南星、左光鬥、魏大中、袁化中這幾個人，咱前日原要在汪文言案內處他們，如今若處他們不得，也不見咱的手段，須盡行區處纔好。」田吉道：「有一法案，如今外邊官兒都在那裡爭挺擊的真假，紅丸、移宮的是非，老爺何不從中作主。挺擊一事是王之貪功罔上，把何士晉為首，其餘把當日上本的科道都納在裡面。紅丸一案是孫慎行偏執害正，他與劉一為首，當日參議者韓爌、周家謀、張問達可藉此驅除。移宮之事是惠世揚與楊漣做的，他卻推不去。只有趙南星，三案裡頭網羅他不著，他做吏部時怕沒有差錯處？不怕他飛上天去！」忠賢道：「這計較也好。還有向來因諫東宮起用的老臣，頗立崖岸；那些新考選的科道，一個個輕嘴薄舌，卻也要防著他。」李永貞道：「若要一網打盡，莫如加他們一個黨字最好，這就同宋時章惇、蔡卞弄偽學的法子。向來原有個東林黨，如今鄒元標、高攀龍聚眾講學，就是結黨的明證。是有不快樂的，都牽他入內，何難？」忠賢道：「這東林中人，其實儂頑。曾記得泰昌爺御筵那遭，因天過冷無火，那郭正域就把陳掌家當面叱軒了一場。想來要著實處他處也不為過。」五人在此計較已定，只待乘機而發。

誰知處面這些科道，你生我強的，可的撞入他網中來。其時宣撫缺了，巡撫會推了太常卿謝應祥，因他當日曾做過嘉善縣的，是給事魏大中（字廓垣）的父母官。就有個陳御史（九）疇論他一本說：「謝應祥是魏大中的恩師，魏大中故將此美缺推他。」李永貞看了此本，與忠賢計議過，就在本上批道：「魏大中既借會推為報恩之地，殊可駭異，姑從寬，著革職回籍。」那塚宰趙南星因事關本部，便上本辨理。又說他朋比示恩，也著他閒居歸里。正是：

數載銜銜重莫加，可堪鬼域暗含沙。

拂衣兩袖清風滿，渺渺浮雲白日遮。

不日，都察院同科道等會推吏部尚書，忠賢又在本上批道：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，所推俱趙南星私人，亦係東林邪黨。高攀龍朋比為奸，著革職回籍。」這是為崔呈秀報仇。那高總憲只得掛冠而去。正是：

霜飛白簡報朝端，剔弊除奸鐵面寒。

誰料奸權多冒嫉，拂衣歸去老漁竿。

忠賢將一個「黨」字又逐去高都堂，舉朝誰敢再救他？又在會推上自文書房傳出旨來道：「陳於庭、左光鬥（字滄嶼）、楊漣（字大波）等，恣肆欺誣，無人臣禮，著拿問。」方韓相公再三申救，纔只追奪誥命，劾職而已。正是：

掛卻衣冠玄武門，歸棲水竹渭南村。

從來惡草殘芳芷，莫向湘江弔屈原。

不兩月間，連逐去五個大臣、一個台諫。這些科道並各部堂官，多有會推本上列銜的，各人心上不安，皆上本引罪乞休。數日之中，不待追逐，又去了數□人。台省為之一空。忠賢便佈置私人崔呈秀、田吉等俱各升補。李永貞又與崔呈秀商議道：「這班人趕則趕去了，只是他們平日俱有虛名，若不妝點他們些過惡，外邊人反要憐其無軻剝奪，必說咱們排陷好人，須要做他些結黨橫行的光景賊私，方可絕他們後來的門路，遮掩人之耳目纔好。」遂串通幾個門客，撰出一個《東林衣鉢圖》來，把吏、兵二部，都察院、吏科，河南道幾個要緊衙門，都擬上趙塚宰相好之人在內。又擬出兩個陪的。前面那個升遷，這兩個就依次遞補。不與趙、高二公相好者，再輪不到此圖。做成了傳出去。那些圖上有名的，惟恐陷入黨中；那不上圖的，好不忿恨，道：「若果如此把持繼述，塞定賢路，我們終身難得好缺。」又有一等原與東林有隙的，你也說東林擅權，我也說東林植黨。於是這個參東林，那個劾東林，舉朝亂紛紛的把東林為仇。若說是東林黨人，都就一齊來攻，不論賢愚，都被他愚弄了，代忠賢做鷹犬，驅逐正人。

崔呈秀等暗暗歡喜，那些人受他們的籠絡，替他出力。忠賢就他們攻擊的本上，降的降，革的革，冠的劾，好不省力。一時如論德繆昌期（字當時）、御史周宗建、李應升（字仲達）等，都拿入東林黨內，追奪誥敕，真是一網打盡。既做出《東林衣鉢圖》來激怒那些朝臣，又撰出一本《天罡圖》來，說東林人自比《水滸傳》上的三□六天罡，七□二地煞。李三纔比做晁蓋，趙南星是宋江，鄒元標是盧俊義，繆昌期是吳用，高攀龍是公孫勝，魏大中是李逵，楊漣是楊志，左光鬥是關勝。凡是魏忠賢、崔呈秀所惱之人，都比在內做強盜。又畜三□名，說：「這些人尚未相得的確，姑隱其名，以存厚道：「空名之意不過為後來好增人，欲令人人自危，好個個求免。這是個大羅網。

那些百姓們見了此書，都道東林果然結黨。此一舉不惟蔽了朝廷的聰明，亂了百姓的是非，又且顛倒百姓的好惡。正是：

可恨權奸心太惡，傾謀正士如猿攫。

欲將盜賊陷東林，不思忠義梁山泊。

忠賢又與李永貞商議道：「連日事卻做得□分妥當，只是楊漣這廝情理難容，必要殺了他，方泄我恨。」永貞道：「要害他何難，只須再差人把汪文言拿來拷問，叫他扳他們出來，輕則撫按提問，重則扭解來京。斷送他的性命，易如反掌。」忠賢也不題本，竟自給出駕帖，差錦衣衛官拿解來京，吩咐道：「汪文言是要緊的人犯，要拿活的，若死了，著你們抵償。」官校們領命，星夜前去。忠賢逆料楊、左諸人不能脫出他的手，只恐韓相公作梗，又與崔呈秀等計較，翻出挺擊、紅丸、移宮三案內原有岳元聲與王之棠爭張差之事，本上批道：「王之棠貪功冒進，上誣皇祖，並負皇考，陷朕不孝，又致斃內外無軸多命，身列顯官，於心何忍？本當著法司審擬，姑從寬革職。」

過了月餘，官校已將汪文言拿到，下了錦衣衛獄，又怕韓相公申救，又翻出紅丸一案，著文書房傳旨道：「劉一專權為禍，韓爌護庇元凶，孫慎行借題紅丸，悅黨陷正，張問達、周家謀改抹聖旨，朋比為奸，俱著冠籍。」行時內閣顧秉文、朱延禧、朱國楨、魏廣微具揭申救，忠賢一概按住不下。一時顧顧命臣盡皆去位。詩以歎之曰：

巖巖底柱障狂瀾，報主心灰一寸丹。

唐室已尊李輔國，鄴侯從此臥南山。

韓相公既去，忠賢愈無忌憚，於是吩咐錦衣衛嚴刑拷問。是時掌衛事的仍是田爾耕，掌北鎮撫司的是許顯純，原是鑽刺忠賢方得掌印，又看了前官劉僑的樣子，怎敢不用心勸問？故審時，先把汪文言打了個下馬威，然後三拷六問，要他扳出楊、左諸人的贓款來。汪文言抵死不肯招認。許顯純只得約了田爾耕同見魏忠賢，討他的示下。參見畢，忠賢便問道：「汪文言的事怎麼樣了？」許顯純道：「他不肯招認，特來見爺求示下。」忠賢道：「你也與劉僑一樣！這也不消要他招，你只照原參的本上題，咱便去拿他們來。到時也不必畜汪文言對理，先擺佈死了他，不怕楊漣等不認。你若不肯依咱辦，咱自有人來問。」把個許顯純嚇得面如土

色，忙跪下叩頭請罪，道：「回去定從重問。」田爾耕在旁道：「許指揮也是極會幹事的。」許顯純辭了出來。

次日，就差了崔應元、孫雲鶴、楊寰等三人來同審。許顯純怕來奪他的職掌，只把個汪文言亂打亂敲，拶了又夾，夾了又敲，打得個汪文言死而復甦者再。許顯純在上面一片聲叫畫供，汪文言也不知招個甚麼，他便竟題個問過的本道：

汪文言以防犯逃入京師，投托黃正賓薦入王安門下，光宗上賓，潛同科臣惠世揚至值房倡造移宮。楊漣首先建議，左光鬥、魏大中從而附和，廣結朝官。左光鬥、楊漣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毛士龍、繆昌期等交通賄賂霍維華改遷，吏部得伊銀二千兩、金壺二執。李若星推升甘肅巡撫，得伊銀五千五百兩。鄧推升蘇州巡撫，得伊銀二千兩，代送越南星。又楊鎬、熊廷弼失守封疆，楊漣、左光鬥各得銀二萬兩，周朝瑞得銀一萬兩，為伊請托。通政司參議黃龍光得楊鎬、熊廷弼銀二萬兩，為請延刑。郎中顧大章亦得銀四萬兩，為改入矜疑。魏大中得銀二千兩，袁化中亦乘機得銀二千兩。李三纜營謀起用袁化中、毛士龍，得分銀八千兩，皆汪文言過付。又有論德繆昌期、副使錢士晉、施天德、王之棠、徐良彥、能明遇都做結交人員。穿插在本內題上。

這本一上，忠賢便矯旨道：「楊鎬、熊廷弼既失守封疆，又公行賄賂，以希倖免，楊漣、左光鬥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周朝瑞、顧大章從中市利，護庇大奸。俱著官校扭解來京嚴審。具奏。越南星等著該撫按審追。」時人有詩歎之曰：

無端釀出縉紳災，大獄頻興實可哀。

任爾冰清同玉潔，也須牽入網羅來。

旨下，魏忠賢即著官校分頭捉拿各犯。那些官校都在田爾耕處謀差，用了錢，出來好生無狀，見有司便上坐，過驛站，揀馬匹、要折夫、索常例，一路上凌虐官府，打罵驛丞騷擾。早有一起來至湖廣應山縣。此時楊副都冠籍在家，杜門不出。一日家人來說道：「聞得處面傳說有錦衣衛官校來縣裡，不知為何？」楊公道：「這無別事，必是來拿我的。」一面叫人請出八旬老母並夫人來，又叫人到書房中請出三位公子。楊公向母親道：「孩兒為國抒忠，曾効過魏忠賢二□四罪案，與他結下深仇，纔聞有緹騎來縣，定是來拿孩兒的。孩兒此去，自必死罷了。這也為國當然。只是母親養育之恩未報，孩兒死有餘恨。」又對三個兒子道：「我雖膺官三品，依然兩袖清風，家私產業仍是祖宗傳流的，其是淡泊。只要你們能體先志承順祖母，孝養母親，就與我在一般了。想我讀書一場，平生未曾得罪聖賢，今日何至到這地位？可見這書讀也罷，不讀也罷。」

舉家正在悽惶，只見家人進來回道：「本縣老爺要會老爺，已到門首了。」楊公拜別母親，欣然出見。知縣邀同楊公到館驛中去。楊公便叫家人帶了青衣小帽，來到驛中，只見人山人海的在那裡看開讀。楊公到了堂前，上面已擺了香案，錦衣衛官立在龍亭左首，校尉等拿著弄具立於下面。撫按等分班行禮畢，隨即帶過楊副憲來跪下。讀罷駕帖，上面喝一聲叫「拿下」下面校尉吆喝一聲，如鷹拿燕雀一般，把個楊副憲套上刑具，擁入後堂去了。

外面百姓見了，也有為他稱冤的，也有喊叫的，鬧了一回纔散。這裡府縣各備些銀兩打發官校，並代楊公討情，寬些刑具。那官校們猶自做張做智的不肯道：「他是魏爺的對頭，況且魏爺一路都差了人密訪，我們怎敢做情？」各官無可奈何。楊公子又折措了幾百金送與官校，那官校們還亂嚷道：「我們這差事，魏爺與田爺兩處也用了幾千兩銀子，怎麼送這點兒？還不夠做下程、小菜哩！現放著楊鎬、熊廷弼的二萬銀子在家，少分些兒與我們就夠了。」

那楊公子是個本分讀書人，見他們發出這些話來，嚇得半日不敢作聲。到虧了滿城鄉紳、生監、富戶人等，又湊了些銀子與他們，終是不滿所欲，仍要難為楊公。將起身時，滿城的百姓都填街塞巷的來看，見楊公枷鎖纏身，□分狼狽。想起他平日居鄉的好處，都一齊喧嚷起來道：「這是魏太監假傳聖旨，我們不許他拿楊老爺去！」一片聲阻住去路。那官校正自張威作勢的發狠，見了如此光景，都一齊手慌腳亂的放起刁來道：「這是地方官叫他們如此的，若有差遲，我們回去對魏爺說。」把那府、縣官驚得忙來彈壓，那裡禁得住？楊公見了這樣光景，只得跪下哀告眾人道：「承眾位鄉親的美意，原是我楊漣的，若我今日不去，是違旨了，違了旨，一家都有罪，列位豈不是為我反成害我麼？」帶著刑具磕頭不已。眾人還圍繞不放。楊公道：「列位之意，是要保全楊漣的性命，今若不聽我言，我便撞死此地，領諸位鄉親的厚愛。」說罷挺身向石上便觸。那些校尉連忙抱住。府、縣等道：「楊爺原無大罪，到京必有人保奏，料亦無礙，你們到不要懸阻，若遲了欽限，反替楊爺添罪。」眾人纔略讓開路來。那些校尉搶著飛跑，簇擁而去。

楊老夫人早在前面，見了兒子枷扭纏身，放聲大哭道：「自你父早喪，我視你如珍寶，千辛萬苦看養，教你讀書成名，只望你榮祖耀宗，誰知你這樣結果！雖如今做了個忠臣，只恨我不早死，見你受人這般凌軋，怎不叫我痛心！」楊公雖是慷慨，聽了老母之言，也不覺心傷淚滴。這正是：

一經畜得傳孤子，畫荻丸熊心更苦。

榮華未久受顛連，傷心一似范滂母。

那三個公子與夫人又牽衣哭泣不放，長子要隨進京，次、三兩子也要隨行，楊公道：「安兒覆巢之下有完卵？爾等在家猶恐不免，進京何為？」那些官校催促起身，楊公只得拜別老母、奄子，各皆痛哭而別，只帶兩個家人，飄然而去。

不日由德安府過，那些士民爭先來送，不下數萬，哭泣之聲，晝夜不息。官校見了，亦覺心動，稍存惻隱之心，將他的刑具略鬆了些，也不難為他。一路上同年親友，有的道他此去斷難生還，送他沒用，竟都不理他。又有那怕事的，見他是魏忠賢的對頭，恐棟連在內，只推不知。到是一路的百姓，互相傳說道：「可憐楊大人為國除奸，遭此橫禍。」經過鄉村鎮市，人人來看忠臣。

行到河南許州，有個吏部郎中蘇繼歐，為人長厚多情，與楊公同年。聞他被逮，甚是憐憫，又聞一路百姓到憐他，士大夫們反避他，心中甚是不平。想起他在院中掌堂時，那個不奉承？那個不欽敬？今日就沒人理他，仕路人情如此可慨。欲要去見他一面，又聞得官校做作，不容人會，只得寫了個名帖，差個當家人，備了一桌酒飯送到舟中，以表年誼。這纔是雪中送炭。楊公見了，到甚心酸，反至食不下嚥。想當日掌院時，趨奉者無數，到今日都絕不一顧；惟有蘇郎中多情送飯，論平日相交的，豈止他一人而已。正是：

炎涼世態可長嘯，覆雨翻雲片刻時。

若謂綈袍憐范叔，從來此事世間稀。

楊公飲食略用些須，打發家人回去，起身進京。

再說嘉善魏給事，亦因剝奪回家。那些親友俱在背後議論，有的道：「這時候還做甚麼官，是在家的好。」又有的道：「這樣的時勢，認甚麼真，如今宰相還與太監連宗哩，你與他拗甚麼？卻弄得在家清坐。」魏給事聞之自笑。一日聽見又拿了汪文言並科道等官，知道是必要害他的，在家坐臥不安。不料官校已到，出來聽宣了旨，校尉將他上了刑具。又托言怕他尋死，將兩手俱用竹筒貫了，屈伸不得，不能飲食，其意不過要詐錢財。魏公子見了這個光景，只得傾盡家私送他，纔買得去了兩手的竹筒。在城鄉宦並門生親友，俱各傳帖斂分，以助盤費。有一等義氣的，雖素不相識，亦不要傳帖，即自來輸分，只為他無軻被害，憐他一腔忠義，罹此荼毒。至起身時，親族交好以及鄰舍，無一個不來送他，各各灑淚而別。

官校們帶了上船，向北進發。不兩日行至蘇州，那官校們都向地方官勒索常例，把船泊在驛前。內中驚動了一個士大夫，姓周名順昌，蘇州府吳縣人，以吏部員外給假在家。他居官清正，謹慎居鄉，平日非公事足跡不入公庭。因見魏監擅權，他故絕意仕進。當日在部時，原與魏公相好，聞他被逮過縣，心中不能忘情，要去問候他。眾親友勸道：「魏公雖是舊交，因魏監與他為仇，恐他知道又要遷怒，不若只送些禮以盡其心的好。」周公歎息道：「『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』若他是個貪婪不法的匪類，就是他勢燄熏天，與他絕交何妨；他是個為國劬奸的正人，遭此橫禍，正當惜他，豈可因在患難而棄之。若說他遷怒，我律身頗無可議，且為朋友，也難顧利害。」遂不聽眾人言，封了書儀，竟來看他。

此時魏公獨坐舟中，正想此後生死未知，家道又清苦，奄子靠何人，好生愁悶。急聞周吏部來拜，歎道：「空谷足音，何以得

此！」又怕官校阻攔。只見周吏部走進艙來，魏公見了，便淚下訴說：「無軻被害，此去生死未知。」周公正色道：「從來人臣為國除奸，縱剖心斷脛，陷獄投荒，皆無所顧。幸則奸去而身存，不幸則奸存而身死。我自盡職分所當為，至於成敗利鈍，俱不必計。況兄此去，未必就死，何必戚然殊少丈夫之氣。」魏公聽了，纔收淚道：「弟捐軀報國，一死何憾。只為長子雖現隨身，止一幼男在家，伶仃無倚，世態炎涼，誰來顧恤！況如今動輒坐贓，家寒將何充抵？恐家中不免追比之慘，家破身亡，宗祀欲絕，是以不覺痛心。」周公道：「此事不必掛心，弟自為兄料理，家中我自照管，即坐贓，亦當為君措辦，兄可放心前去。」魏公感泣拜謝道：「若得兄垂念，弟雖在九泉，亦當瞑目。」周公將書儀送與魏公，也送了官校些銀兩，纔別了。周吏部自去看管他家。正是：

臣職當為死不辭，交情友誼更當持。

丈夫自去身中事，羞殺人間無義兒。

一路上官校嗟歎周吏部人好，能顧窮交。也有憐憫魏公的，也有贊歎周公的。不知忠賢早已差人密訪得二人做的事，記在心中。正是：良朋未必全張儉，惡黨先思殺孔褒。

畢竟不知魏給事此去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